過庭錄

過庭錄卷九

元年春王周正月

桉公羊春秋義元年爲君之始春爲歲之始王謂文王爲王之始正月月之始公卽位爲一國之始是爲五始何休說曰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以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鄭康成說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日數凡十二月之中氣於是乎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是乎成春夏秋冬之序以日所次爲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然則所謂正歲年者以中數正朔數也事者授時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年之法廢故或以秋爲冬古詩玉衡指孟冬是建申月班固紀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亦是夏正之七月史記尚無冬字以冬爲春以春爲夏鄭注禮記以夏爲秋趙注孟子而生長收藏舊訓咸戾始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訛於儒者之說經由太史之失官也既有元有春而後有王董仲舒言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介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於王春秋之名即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竊取則

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天不變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爲故有三統而史之文用之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商周彝器其銘詞皆史官所纂皆稱月而不繫時以繫時則文不順也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分爲五始故或不書春或不書王或不書正月或不書卽位以各爲一條非連綴而讀則辭得參差也春秋之五始與易之四德同例易有四德則六十四卦發揮旁通之情見春秋有五始則二百四十年褒善貶惡之義明不可以尋常之文習其讀也或難曰子所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荅曰左氏之書史之文也於春秋之義蓋闕而

不言故博士以爲不傳春秋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末由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見正月以下爲史官之文未嘗以春爲周之春則亦以爲不變是雖不傳春秋而循文求義亦不倔也自漢以來左氏與今文辨論紛然各立門戸博士守師法者旣不能辯明好左氏者又不能求合且惟恐不異俗說師心之用而微言大義晦矣

劉申甫云三微之月皆言春以陳寵傳爲正此篇未的㴵鳳按後漢學者多以四時隨正朔變故陳寵附會爲三微之月皆可言春之說夫三微就陽氣言之如夏秋冬卽無所謂三微則又何說也白虎通義㦸博士說自有師傳不可易卽如寵說則建武以前以

建亥為正豈亦是三微之月乎寵家傳法律而於經

書無師法不足據也

鄭伯克段于鄢

棪公羊穀梁並以克為殺公羊傳曰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穀梁傳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尒甚之也左氏傳曰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與兩家之傳一死一生何以定之棪左氏所載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義也鄭伯實殺段故書克以大其惡當時所傳不尒者是所謂鄭志也鄭莊公之人其奸心詐術兼而有之段有偶國之勢遂處心

積慮而殺之又不欲存殺母弟之名則諱以爲出奔既欺其母復欺其鄭後命許叔亦是飾詞左氏雖存其文而曰謂之鄭志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若曰鄭伯之志如此出奔非事實故難於言也或問曰莊公既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矣又何所忌而必諱殺弟答曰寘姜氏于城潁正其欲諱殺弟也鄢在鄭之東北城潁在鄭東南既殺段于鄢恐姜氏之聞之也故寘之于國之南其言出奔共其地更北母弟得罪出奔也宜存其疑似姜氏安之而後納封人之言爲大隧之賦非是則姜氏亦不能安莊公母子之誼終不復其初是考叔者莊公使之莊公固無往而不用其術者也襄元年圍宋彭城彭城已非宋地而稱宋此宋人之志故曰謂

之宋志如段賈殺而言出奔亦是成鄭伯之志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元年夫人子氏薨二年君氏卒三年

左氏首言惠公元妃孟子暨聲子仲子之事以明隱之所以讓桓之所以立至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年尹氏卒皆無文而劉歆之徒欲尊左氏遂竄其文與公羊立異故其傳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其意以二年之夫人子氏爲仲子仲子生而存以惠公而兼賵之周魯懿親無是理也求經之意必仲子先惠公而卒惠公有傳隱之心始未嘗以夫人告赴於周至於隱公欲明讓桓之

故故於惠公之薨並以仲子爲夫人之事告周人周遲
疑之至是而來賵則惠公之葬亦不及事此當時之情
也至夫人子氏薨則固聲子也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
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
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此明隱公讓桓
之意卽左氏立而奉之之說也雖曰傳聞異辭苟當乎
理事乃非繆如生而歸賵非理之所有邱明之記必不
然也旣竄亂其文以仲子與夫人子氏爲一人則聲子
又無所見乃傅會尹氏卒爲君氏而以爲聲子凡夫人
之稱曰夫人某氏有姑則稱婦其未嫁則稱字其葬則
稱謚終春秋時惟仲子孟子哀十二年稱字者仲子之爲夫

人其名未定孟子則有所諱聲子之卒而稱君氏何諱何譏桉其傳曰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杜氏云不書姓避正夫人也避正夫人而不稱夫人可矣避不書姓何所取諸則此文定爲竄易也左氏但存史文故闕襃刺之義凡論義例當用公羊尒穀梁据僖公成風之例以仲子爲惠公母又以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妻皆望文生義

初獻六羽　隱五年

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按六羽之說左氏與公羊穀梁兩家不同穀梁又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

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此說與左氏相
近葢六羽羽數六佾佾數佾列也必成列可爲佾羽羽
也有一羽可爲羽故以八人爲列則一佾宜有八羽服
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魯
自文公以後諸侯大夫相僭皆用八佾至於昭公不自
知其僭葢魯國之人習焉不察遂謂天子至諸侯皆用
八佾尸子魯人故云尒也既不知佾數之有降殺則羽
數當降更不能知故尸子反以六羽爲厲樂若舞夏之
正則人數佾數遞相降殺葢魯之初已於周公廟用八
佾羣廟但去其二列人數卽不改其八自隱公問衆仲
而後每佾用六人持六羽故云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葢必用六羽而後可以謂之六佾則名實稱然春秋之
世禮樂之數久不得其正若衆仲之言亦就當時諸侯
卿大夫之意而爲之裁制非先王之法也如檀弓所記亦多變禮
若先王之法則白虎通義言之矣其言曰春秋公羊傳
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
御佾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
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
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按此則舞佾
以四而止四四十六人故左傳載鄭賂晉以女樂二八
呂氏春秋秦穆遺戎王女樂二八皆用諸侯四佾十六
人之數後漢祭祀舞用童男十六人亦是四佾葢更少

則不成行列故無二佾四人之舞也

吉禘辨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竝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諦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别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又禮記王制祫禘鄭注云魯禮三年喪畢而合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正義曰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祫當在吉禘

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絰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謹案杜氏據春秋有禘無祫鄭禘祫志據公羊傳及何休說有祫有禘故閔二年之吉禘必先有四月之祫然經傳則無

其證使如喪畢而祫則四月祫已先卽吉五月之禘不
得云吉禘若以慶父之難不議四月祫則五月之禘亦
因難而變禮又何獨譏之也二者不可通則知吉禘於
莊公爲喪畢而先禘也案詩元鳥箋云喪三年旣畢禘
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
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案此謂祫祭
之前别有禘於其廟之禮喪畢而卽吉故云吉禘與五
年再殷祭之禘不同箋與禘祫志異者鄭君注禮最蚤
禘祫志想同時所述箋詩最後晚悟四月祫之無據故
定此說王制正義又引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
死者於廟與箋禘於其廟之說正同則吉禘於莊公無

嫌不於太廟也特閔公僅二十二月而已吉禘故以其
變而書之又案周禮鬯人廟用修注云謂始禘時自饋
食始疏云始禘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
始死以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
祭故云始禘時也以別於三年喪畢明年春禘之禘故
云始也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
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
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
鄭無駁與穀梁傳合鄭君以既練而遷廟即名其祭為
禘則禫而即吉其祭宜名吉禘也陸氏毛詩音義云一

本三年喪畢下無禘於其廟而後六字又云案此序一
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也
案此則當時有據禘祫志改竄文者陸元朗孔沖遠皆
誤據也

御覽五百廿八引禮記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祫大而禘
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但五年而有
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為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

鷸冠即圜冠

莊子田子方篇云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
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音義圜音圓句音矩徐其俱反李云方也又天地
篇云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音義云鷸尹必反

徐音述本又作鶐音同桉鷸字與圜聲之轉象天之圜故爲圜冠聲轉爲鷸冠猶句屨象地之方也獨斷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似縷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圜以爲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令舞者服之也又云術士冠前圜吳制邐迆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後漢輿服志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屨句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圜以爲此是也拔後漢志之說即本獨斷之文所引記略同莊子田子篇而後志以爲述冠者以鷸又作鶐故通爲述也復引左傳而以冠前圜

證之益定鷸冠卽圜冠矣說文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
矞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桉說文引禮記以說鳥知
天者名鷸之義非謂以鷸毛爲冠也鷸冠亦云聚鷸冠
左傳言子臧好聚鷸冠而引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亦
是知天冠鷸之義子臧不知天故謂之不稱聚鷸合言
爲述故亦謂之述氏冠獨斷不聞其說故與建華冠離
而爲二杜注左傳謂聚鷸鳥以爲冠漢書五行志亦引
左傳鷸冠注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
曰鷸今翠鳥也並非說文所引禮記顏師古匡謬正俗
引以爲遹禮記而顏氏五行志注以爲遹周書者蓋涉
筆之誤也

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攷

左傳桓二年正義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又云楚武王熊通卒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案漢書蓺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周封爲楚祖太史公或未見鬻子故世家傳早卒之說地理志本伏无忌等原文亦屢據漢初圖籍而附以相沿之說惟

劉向父子校中秘書乃見鬻子書有文王武王成王之問知熊至成王時尙存定熊自封丹陽向述世本亦著鬻熊居丹陽之說而不言熊繹今傳鬻子爲唐人僞託其原文則見賈子新書脩政語有文王以下問粥子之事（粥鬻通）當采自鬻子也漢丹陽縣爲今安徽太平府當塗縣治在禹貢揚州之域視楚都郢中東西甯遠故宋均酈元皆疑漢志之文今案楚世家言熊渠當周夷王之時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案庸國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楊粵索隱云譙周作楊越案以地在揚州故名楊越

揚揚通用卽越章也越章亦作豫章越豫聲之轉左傳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人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案桐國在今安慶府桐城縣治舒國在今安徽廬州府舒城縣治巢邑在今廬州府巢縣治其地竝在江北與漢豫章郡在江南者今江西南昌府治相去六七百里吳人必不設疑兵於六七百里之外知豫章當與舒巢桐邑相近疑漢丹陽縣在今當塗乃是春秋之豫章楚世家家亦名楊越以此本越之北境而在揚州猶楚在荊州而稱荊楚左傳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如越勞楚於漢豫章郡今

南昌府既非楚子入吳所經若指章水入江之處則為
今九江府湖口縣中隔廣信饒州皆為吳地知豫章之
汭是越境之北界斷在當塗之地蓋越之故地熊渠伐
而有之乃稱豫章秦以其地置鄣郡鄣與章通用蓋以
豫章名之漢復改鄣郡為丹楊或取楊越之名亦未可
知春秋時豫章與桐巢俱在二百里之內豫章在江南
濱江故吳見舟於豫章見舟則在江中可以豫章繫之
潛師於巢自由江北陸路用師也巢在豫章西北而界
江桐在巢西南舒鳩又在巢西巢與豫章皆為楚地故
桐舒鳩俱不屬吳而屬楚以平時有豫章巢邑隔絕之
也吳楚以豫章盡境故楚與吳戰必師於豫章以據江

之上流也然吳與楚戰必舍舟由江北陸路者以用舟師則由下流仰攻勢難取勝故昭十七年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有我得上流之說遂大敗吳師者以此終楚之世未嘗受江漢蠻夷之患正以形勢取勝惟吳人能於江北陸路用兵與中國諸侯之勢同其後叓能乘車故闔廬長驅入郢矣知豫章在當塗又至熊渠始得則斷非鬻熊之故封矣左傳定四年冬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正義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吳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在江北淮南蓋徙在江南之豫章案此辯非豫章郡是也但以秦鄣郡之鄣名聚之則楚之豫章仍在江南吳人自豫章北岸陳兵直至漢水不必以豫章爲在江北豫章蓋瀕江秦鄣郡都尉治歙蓋有所控制其實瀕江之地乃是豫章也鬻熊爲周

師以功德受封當與周京稍近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楚世家亦言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屈原傳作大破楚師於丹淅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宏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案漢志宏農郡丹水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淅即析縣竝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竟內水經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東南過其縣南又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酈注丹水通南陽郡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

上洛要道也酈注又云析水至於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經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夏有殊觀丹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又東逕南鄉縣北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侍君覽堯戰於丹水之浦高注丹水在南陽浦岸也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是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析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於此毛詩序言文王

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鬻子爲季連之苗裔當亦南國諸侯之一故先來事文王其後仍其故封況賈子新書言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與緯說不同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王制言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蓋鬻熊厤文武成王之世其年當已百歲故成王就見豈有厤事先王期頤之老而遠封於揚州絕域即謂鬻子自居京師而遠封其子孫亦非所以安其心也且使封於漢之丹陽熊繹何能越二千里而西至荆山揆諸形勢知在南陽之西矣鬻子後數世至熊繹始南遷荆山不通中國而壹用力於蠻夷故至熊渠而西連巴巫東收豫章江漢小國靡不服從楚能雄長荆州之地當

時稱之曰荆故鄭語史伯稱荆子熊嚴春秋於桓公之世楚兹稱荆至僖公初漸以名通上國乃還其始封號曰楚子用穀梁義昭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此言荆山而不言丹陽知熊繹是居荆山而非居丹陽者荆山在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漢爲臨沮縣治漢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臨沮北至丹水三百餘里鬻熊先封丹水之陽熊繹始遷荆山之麓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稱荆山爲九州之險蓋居荆山則漢水環其東北足以北阻中國東控漢東諸侯既與諸夏爲限遂能壹用力於蠻夷是能渠之强

大由得荆山之險也而世本不言熊繹居荆山者以丹陽爲周室所封郢都後有城郭宮室荆山則在山林草莽之閒同乎羣蠻之俗無可稽其定處紀載闕而不詳故亦從其略也郢都在漢江陵縣今屬湖北荆州府治漢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案郢又在荆山南三百餘里楚武王時中國無伯主遷郢則不但據漢水之固并可俯瞰江濱熊渠封康於句亶即此地鄭語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韋注濮南蠻之國書牧誓孔傳濮在江漢之南蓋楚蚡冒時已拓地於江南武王遂遷郢俯江濱以偪之江南蠻夷諸國尤畏楚之偪已而不敢叛

而後專力從事於漢東諸侯故桓六年侵隨八年讓黃伐隨十一年盟貳軫敗鄖師十二年伐絞十三年伐羅又克權諸國竝在漢水之外東北之地是熊通之遷郢然後得志於漢東則謂熊貲遷郢此未知事勢者也宣十二年欒武子言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蚡冒襲熊繹之舊故與子革言熊繹相近蚡冒後即武王而武子不言則世本謂武王遷郢其信要之以楚南襟羣蠻則易以其力據上流盡扼其水路之要衝雖其來飈迅而驅之即去如闔廬入郢昭王至北徙鄀以避之而終於復國至於以楚北控諸夏則難以諸夏又皆據其上流同其險塞故至考烈王畏秦東徙壽春郢

都遂失則無險固以自衛終至於滅亾然而至强莫若
楚者以其能分諸夏之勢而全撫蠻夷之區故足以自
强而守固如東晉宋齊梁陳而能國者皆楚國之形也
水經江水東過巫縣注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
山西即巫山者也又東過秭歸縣注云江水又東徑一
城北其城憑嶺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
八十步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
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藍縷荆山豈容遠在吳境
是爲非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爲徵矣案酈氏
駁丹陽不容在吳境是也而謂在秭歸則非也秭歸爲
今湖北荆州府歸州自爲夔子之國熊渠之孫熊摯之

後乃楚國支孫所封春秋僖二十六年經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則當厲宣之時而有夔國至是始滅顧謂楚遷郢以前世都秭歸之丹陽又何地以處夔子乎至於葬地不必於國都括地志言熊繹墓在歸州者與世本言武王墓在豫州新息新息今爲河南息縣不可謂武王都此況子革言熊繹辟在荆山荆山亦不在歸州也左傳桓二年正義引宋仲子宋均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志又異然絕無證合不可信據矣或難曰吾子言禹貢必據漢志今於丹陽獨變其說何歟應之曰漢志所以可據者以其能得古文家舊說也丹陽之名本不見於經漢時但循楚居丹陽之說而鄣郡爲楚之東境

地最後亾始皇滅楚名爲楚郡當卽在此秦初立郡名多在三十六郡之外錢少詹攷之最詳故漢初取丹陽以易其名猶以吳楚之間舊有豫章遂取豫章名郡而丹陽豫章之故地實不在此由無古文可據而但沿流俗之稱往往難以案據爾

丹鮫作舟魰唐時本未誤

舅氏葆琰先生五經小學述據說文䲗字下引春秋傳曰澤之目䲗明刻五音說文本作自郎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鮫是海魚名不當以名官舟鮫當作舟䲗說文䲗重文魰與鮫相近而誤段若膺玉裁注說文亦依此此說翔鳳校唐文粹廿一卷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云舟漁衡麓之守廢漁與魰通知唐人見左傳本尙未誤也月令命舟

牧覆舟牧字疑斂字之誤　呂氏春秋上農篇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高誘注云舟虞主舟官也

乘馬而歸

昭廿五年左傳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乘讀去聲言
以車一乘歸魯即後卅一年傳子家子云君以一乘入
於魯師同義

取闞　昭卅二年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杜注曰公別
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賈逵曰昭公得闞
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取闞爲季氏取於公也按兩
說並非傳但釋公在乾侯而不及取闞則公在乾侯是
一事取闞又一事謂魯人自取闞也公羊以闞爲邾婁

之邑者得之闞卽上年冬黑肱以濫來奔之濫邾魯相
接在邾謂之濫在魯則爲闞音近可通故闞止史記田
齊世家作監止闞監濫音皆近也蓋黑肱以濫來至是
魯取而有之公羊取闞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
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急疏云注取亦作受
校作受濫者以取闞爲受濫之事非取兩邑也
昭廿五年傳叔孫昭子如闞蓋如邾之竟有事稱闞則
從後名也濫則漢東海郡昌慮縣有藍鄉見郡國志在今兖
州府滕縣東南公孫于齊則在北故昭子歸而後從公
于齊也
左傳春秋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闞杜注闞魯地在東

平須昌縣東南

闞止

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鄭曰魯人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桉田常殺闞止殺簡公其族盛強無治之者使宰我與之作亂何至反滅其族今據左傳及呂覽知宰我卽齊闞止字子我也宰我之先蓋嘗食采於闞故仕於齊為闞止宰我本魯人簡公在魯故事之而有寵及卽位而使為政為陳成子所憚有正色立朝之槩子我與簡公有與為存亾之道則其人固賢者之流宰我庶幾當此然旣用於時君社稷繫命惟在知周仁足事出萬全否則引身而退如陳文子之於

崔杼斯爲不磷不淄者也則顧不能終於身禍君弑可逝而不可陷孔子早已戒之所謂恥之者此也然則孔父何以不恥孔父宋之宗族也子我羈旅之臣其事不同也又史記田齊世家以闞止爲監止又以子我爲監止之宗人皆紀載淩雜以致一人分爲二三也

呂氏春秋慎勢篇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高注陳成常陳乞之子恒也宰予字子我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說苑作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正諫篇所記略同

史記李斯傳田常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

鹽鐵論殊路篇孔子之門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筆有

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

夾谷

春秋之末吳越漸强齊魯皆經營其南境以謀吳越故

有夾谷之會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服虔云在東海祝其縣在今海州之贛榆漢贛榆屬琅

邪郡祝其屬東海郡東海又有厚丘莽曰祝其亭並在

今海州境與齊魯之都相去雖五六百里按漢志齊東

有琅邪高密膠東琅邪在今諸城縣東南高密在今萊

州府高密縣西南四十里膠東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治

琅邪高密與贛榆相距僅二百餘里漢志魯東至東海按東海郡即今沂州府治南至海州一百餘里並宿舂可至兩國各有所經營故南為此會齊人滅萊萊國在今萊州府境亦在齊東故使萊人以兵劫魯侯顧甯人據水經淄水注引舊說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未可信春秋惟齊魯會於此地蓋祝其在春秋屬莒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郯當齊魯之南境至是依齊魯為援故兩國會於其地

公羊經賁渾賁當作畚

公羊宣三年經楚子伐賁渾戎音義賁渾舊音六或音奔二傳作陸渾按春秋三家經文皆以音近或形近而

異賁从卉聲在辰類睦从坴聲在幽類音與形皆不同桉公羊賁當作𧶠𧶠卽古文睦字見說文睦字下漢唐扶頌和睦作和陸易莧陸蜀才本作睦知睦字可假爲陸公羊口說多有叚借之字漢時與古相近故公羊雖今學而於𧶠字則尚存古文當時猶有六音魏晉以後罕識古文遂改𧶠爲賁而并易其音昭十七年經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音義賁渾音六下戸門反今桉穀梁賁作陸左氏作陸渾之戎

蒲社

公羊哀四年經六月辛丑蒲社災傳云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休注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傳云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柴其下何休

注云揜柴之者絕不得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之戒
蒲社左氏穀梁經並作亳社左無傳穀梁傳則云亳社
者何亳之社也亳亾國也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
屋亾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桉昭九年左傳蒲姑商奄音
義引服虔注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則所謂亾國卽指
奄漢蓺文志魯淹中淹卽奄奄字今曲阜尚有奄里蓋成
王滅奄以封魯而遷奄君於蒲姑而奄之社卽名蒲社
蒲與亳薄聲之轉蒲姑言蒲猶邾婁爲邾句吳爲吳於
越爲越郊特牲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鄭注薄社殷之社
殷始都薄杜注左傳范注穀梁並同此說桉殷都之亳
不在魯竟且傳記言喪國亾國似言侯國指奄爲是漢

書王莽傳上劉嘉奏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而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辯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又曰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此以安衆侯劉崇社比亳社則亳社自謂奄社而必非殷社詩正義引多方傳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遂踐奄踐之者藉之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此與劉嘉所奏正同則彼所言亳社卽奄社也是知何休以前悉同此說公羊疏謂左氏穀梁以亳社爲殷社是惑於杜氏范氏之注傳家自不爾也

孔子生在襄公廿二秊

公羊襄廿一秊傳末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注云時歲在乙卯公羊疏引注作時歲在己卯解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大衍麻議言傳所據者周麻也緯所據者殷麻也又命麻序以爲孔子脩春秋用殷麻則何氏長麻卽殷麻故不與左氏同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秊而孔子生又云孔子秊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秊四月己丑卒哀十六秊左傳杜預注云魯襄二十二秊生至今七十三自襄廿二秊至哀十六秊正是七十三若孔子生於襄廿一秊則七十四矣而史記索隱曰若孔子以襄廿一秊生至哀十六秊爲七十三若襄廿二秊生則秊七十二紕繆之至案公羊在廿一秊史記在廿二秊仍各不同其實無二也蓋公羊先師欲記聖人生秊月日而襄廿二秊經文之下無可附麗廿一秊冬書會於沙隨又不知在何月故發此傳於廿二秊之

首不係於廿一季也案史記十二諸侯季表自共和元季庚申數至魯襄廿二季爲庚戌何休以爲乙卯者一紀太歲一紀歲星也鄭康成周禮保章氏注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謂如歲星在丑則大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大歲在丑子與丑合也歲星在亥則大歲在寅寅與亥合也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亥服虔曰倉龍大歲也案辰與酉合故歲在壽星如襄廿二季大歲在戌則歲星當在卯乙與庚合故何休以爲乙卯蓋紀歲星也若襄廿一季大歲在酉則歲星在辰矣知何休亦謂孔子生在廿二季也太史公亦傳公羊之學者以爲廿二季漢儒之傳皆得其實也穀梁傳於襄廿一季末作十月庚子孔子

生葢范甯之徒據廿一季經冬十月爲庚辰朔則庚子爲月之廿一日故刪去有一二字陸德明公羊音義本庚子孔子生土無十有一月四字音義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案陸氏以廿一季爲孔子生季所記公羊本無十一月乃魏晉後淺人刪去又案春秋襄廿二季七月有辛酉廿三季二月爲癸酉朔則廿二季十一月亦無庚子葢廿二季歲終當有閏七月之辛酉當作辛卯古卯酉音字俱相近則庚子在十一月矣以廿一季十月庚辰朔至廿三季二月癸酉朔連閏十七个月又一日共五百〇四日計小建七月尚當質諸治厤者果有合以否也

竹書紀年夏終壬戌唐一行五星議成湯伐桀歲在壬戌劉恕外紀成湯元年爲庚戌漢志世經云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此指歲星）此歲星在大火則太歲在戌之證

據左傳襄廿八年歲在星紀（此歲謂歲星）則右轉至廿二年歲星在未與何氏乙卯不同故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也左傳歲星唐一行五星議亦疑之何氏葢據太初法推得太歲在戌歲陰在子歲星居卯似較左傳爲實測歲陰見天官書與淮南天文篇之太陰與太歲異太陰在太歲前二辰說

何休公羊昭十二年注云時孔子年三十三案襄廿二年至昭十二孔子年二十二作三者淺人改之亦與删傳文者同出一手也

公羊襄廿八年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葢閏月也杜氏春秋釋例經傳長厤云襄廿八年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也是杜於是年不置閏不與何氏長厤同然杜氏亦不能盡合左傳如襄廿二年左傳十二月有丁巳若無閏月以廿三年二月癸酉朔上推則丁巳在十一月故杜氏斷爲誤文以是年閏十二月則丁巳正在十二月是左氏亦與公羊合矣惟左傳襄廿二

年九月有己巳己當是乙之誤也

過庭錄卷十

傳記引經於作于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校孝乎（漢石經論語乎作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孔子引書辭故字並作于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說書意以荅或人故字作於徧校諸經與傳記之例無不同

述而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集解孔曰誄禱篇名疏曰子路旣不達夫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校子路所引當在古禮經之逸篇以字作于故知見經也說文誄作讄云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

言㬎省聲或不省作讄祓說文引論語是古文今所傳是張侯論周禮亦有故書今文之異故大祝作六辭六曰誄蓋今文也鄭司農衆注引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爲訓又稱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祓春秋傳之誄是謚孔子說文亦云誄謚也太祝之誄是禱祈之文自當从讄康成宜有讀正今蓋脫之小宗伯鄭注引讄云禱爾于上下神祇知康成論語自作讄也

如有博施於民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博施濟衆者仁之所及也如是固可以謂之仁矣然未謀其

功之所始故問之若曰何如而能博施濟衆也又謂必博施而後可謂仁乎若未博未濟尚未可謂之仁者此設問以發孔子論仁之說也子曰何事於仁者謂欲博施濟衆必求何以從事於仁即下文欲立欲達能近取譬皆爲仁之事然必求其能事於仁者其唯聖人能之乎故曰必也聖乎言必聖人而後能從事於仁以收博施濟衆之效（子貢所問是爲仁之效驗故孔子爲舉事字）然聖如堯舜亦惟求之於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由元首以及股肱此由已及人之說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堯舜之所爲病也故堯典臯陶謨二篇皆言堯舜之仁而欲立欲達之事無不備所謂

仁之方者又大學絜矩之道而必言堯舜帥天下以仁也

猶吾大夫高子也

論衡別通篇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據魯論魯讀崔爲高校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崔杼賊臣不當稱以吾大夫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而皇皇以求未免於不知

論語音義崔子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校此注當在猶吾大夫崔子也句下音義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誤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之器小哉言其治器之小也故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讀爲治卽治器也說別見或曰管仲儉乎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卽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見于漢藝文志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孝經

孝經者書篇名故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則亦猶曲禮檀弓中庸大學之類取篇中之語

以題之非如易詩書之爲經也蓺文志言孝經古孔子
一篇二十二章注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
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不言閨門章凡二十二
章志又言孝經一篇十八章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
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
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
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注師古曰桓
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陸德明經典敘錄云孝經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
禁藏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
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

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元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唐司馬貞議云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此十八章又云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亾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穿鑿更改又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

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校司馬氏駁閨門之義甚當況孝經已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是以妻子親於臣妾茲又以妻子臣妾並舉而比於百姓徒役且百姓百官也即臣之類豈可儕於徒役聖人必無是言孝經又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又云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則閨門一章之義已備出此尤爲重複當時所傳之古文孝經已非劉向所見之孔氏孝經宋司馬溫公所注者即是此本孔氏之傳尤不可信

徐氏孝經疏

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

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云云之說在孝經疏卷廿三又定四年疏云何氏之意以貧爲取與鄭異鄭注云貧者人之行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卷廿五校此兩疏則注孝經者又有鄭稱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隋經籍志同宋董逌以爲徐彥近人以爲徐遵明詳疏則有公羊疏又有孝經疏隨經籍志有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克或彥字然不可考矣

疾雷爲霆霓霓當作電

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霓文選東都賦注引爾雅曰疾雷爲霆無霓字郭注云據今注疏本雷之急激者爲霹靂校上文霓爲挈貳音義霓一本作

蜺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則霓非疾雷霓當爲電形近而訛霆與電同物旣可言霆亦可言電故并釋之音亦通轉淮南兵略云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此正言霆之光耀激目（說文霆雷餘聲也此別是一訓）隱九年大雨震雷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此霆電同物之切證左傳襄十四年畏之如雷霆（釋文云本亦作電）莊子天運篇吾驚之如雷霆釋文並云霆電也衆經音義九引爾雅疾雷爲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也（第十五卷引此激作迅）今本郭注激字作擊當改說文電陰陽激燿也與此急激義合司馬相如子虛賦星流電擊則電亦可云擊衆經音義九又引尉易鼓之以雷霆劉瓛曰霆雷也震爲雷離爲電

校雷也之雷當作電方與下離爲電義合易繫辭上鼓之以雷霆釋文蜀才霆疑爲電此蜀才不解霆卽是電故欲改字不如劉說也又校公羊隱九年何休注云電者陽氣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者頡篇云霆霹靂也衆經音義九引霹靂依說文作劈歷當亦言電光急迅之狀非象雷聲也又校易鼓之以雷霆釋文霆王肅呂忱音庭徐又徒鼎反又音定据此則作雷餘聲之霆音庭禮記風霆流形从此當雷霆之霆音定定與電聲更近也又或校爾雅以霓非疾雷遂改爲霆而仍存霓字古人校書多用此法

小山別大山曰鮮一本作嶰

文選東都賦嶰澗閬又長笛賦嶰壑澮㟞李善兩注並

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嶰古買切與今爾雅作鮮
者異案玉篇山部嶰山不相連也與別義合漢書律歷
志黃帝使泠綸自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注云一說昆
侖之北谷名此正是小山別大山之嶰也詩度其鮮原
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用爾雅鄭箋則云鮮善也謀居
善原廣平之地不用毛義又舍釋山而取釋詁則鄭君
爾雅本釋山文不作鮮矣蓋爾雅有此二本兩存其讀
可耳

爾雅舍人注

經典釋文敘錄爾雅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文學
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少詹事大昕云廣韻有

舍姓蓋其人姓舍名人孫御史志祖云案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武帝時豈卽其人邪蓋本倢爲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名則不可攷矣翔鳳案孫君據選注斷爲郭舍人是矣然舍人由文學卒史入爲待詔非入爲舍人也舍人太子官屬非近待官名又東方朔傳云朔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蓋朔與舍人同待詔公車同得省見傳記之若爲倡優者蓋失實也則朔傳之郭舍人正注爾雅者舍人當是其名釋文稱文學卒史臣舍人猶注漢書者稱臣瓚若是官名則當云舍人臣某矣蓋其成書奏上之時尚未顯幸故僅題文學卒史

耳朔傳稱郭舍人爲諧語注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可以爲舍人明小學通諧聲之切證魏孫炎爲反切之學其原或出於舍人

後漢文苑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今傳楚辭章句題校書郎臣王逸上

漢書五行志待詔寵等注師古曰㠯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

漢書枚乘傳皋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又言皋爲賦好嫚戲㠯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鄒

趙岐孟子題辭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

鄒矣桉鄭語史伯言曹姓鄒莒則春秋之前卽名曰鄒春秋邾小邾公羊經並作邾婁小邾婁公羊隱九年音義邾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檀弓篇有邾婁考公邾婁合言爲鄒長言爲邾婁本是一音非孟子時改也

曹交

江氏永謂曹交爲鄒曹姓之後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名字江說恐非然蠻夷氏姓並舉鄒與楚同祖如鬻熊芈姓說文鬻米聲古音虞與芈音同則鬻卽姓也公羊春秋宣八年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桉春秋文姜成風皆姓而楚芈姓鬻熊後乃以熊爲氏則知

楚國男子或繫姓婦氏或稱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按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則男子稱姓已有祁奚在曹交之前

追蠡

孟子以追蠡趙注云追鍾紐也蠡蠡欲絕之貌也翔鳳按趙說非是追字當訓爲彫言其微壞也毛詩追琢其章傳云追彫也金曰彫梁惠王下篇必使玉人彫琢之趙注引詩云彫琢其章知二字通用鍾之旋蟲亦金所造故以爲彫蠡讀蠃蠡者鍾之旋蟲也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按蠡爲旋蟲故字从䖵說文斗部斡蟲柄也从斗倝聲讀若管楊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

輪榦考漢書榦字多作幹葢形近而訛或古榦幹字可通用則考工記之榦正當作榦鍾柄爲甬甬上鍪爲旋着于旋中者爲旋蟲爲榦以轉旋于鍪中如蠃螔之形文選東征賦諒不登樔而椓蠡今注蠡與蠃古字通椽亦作蠑鍾久縣則蠡柄先彫敝故云追蠡也

逸經

漢武表章六經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傳於民閒者謂之古文凡不在博士所習者皆謂之逸如劉歆移博士書所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是也易爲全經惟經典釋文於說卦傳後載荀九家逸象如乾後有龍直衣言四象坤後有牝迷方囊裳黃白漿八象之類凡逸象

三十有一此皆就卦爻辭引申之或是經師所補非逸文也禮記經解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大戴賈子新書並引之此易通卦驗文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亦是易說他皆類此至郭京王昭素所引易之佚文並出附會尤不足據書今文家先有廿八篇其後增大誓三篇並序爲三十二篇馬尚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馬鄭皆不爲十六篇作注其所傳古文尚書篇第並同今文但有十六篇之目存於書序注中而已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同卷爲十六見書疏故尚書大傳引九共篇三統術引伊訓武成畢命之文

皆在十六篇之內後梅賾古文尚書出別造廿四篇又
易去大誓三篇卽今所習者而馬鄭所傳大誓遂逸今
略見於史記周本紀說苑又引附下罔上之文漢書又
引立功立事之語史記又引逸湯誥所謂古文說也惟
今文書多不備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古文稍勝
者也葢書有百篇而漢時僅有三十二故周秦引逸書
者其文頗多然詳書序之意舜典卽在堯典大禹益稷
並合皐陶謨大傳引孔子書有七觀更無在廿八篇之
外者考所傳十六篇佚文皆艱淺無足取疑是孔子刪
存廿八篇之文而存百篇之目於序故漢代今文家以
廿八篇尚書爲備也詩以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以故

得全則三百篇亦完經也中惟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鄭氏以爲戰國及秦世亾之然考鄉飲酒燕禮此六篇並是笙奏與他詩不同恐當時已亾其辭又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用管亦恐無辭周禮樂師儀禮大射禮記樂記射義並言貍首鄭氏以射義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漢書王式歌驪駒云在曲禮今見大戴記並刪於詩而存於禮者也至左傳國語及周秦諸子所引詩或非大師所陳或在刪餘之列又凡有韻之文皆可謂之詩列子引詩良治之子四語此學記文也國策引詩大武遠宅不涉此逸周書大武篇也又漢武帝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顏師古以

爲逸詩盖亦本諸傳記所傳而引之要皆非三百篇中所逸惟朱劉蕭謂韓詩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不特詞意不類韓詩至宋已久亾劉氏安得見之禮有逸經有逸記漢藝文志云漢興魯高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與本作學十七作七十今改正）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核漢志則今文家亦不謂禮經有逸此守師法之過核鄭氏三禮注引王居明堂禮中霤禮是禮古經也又鄭禮記奔喪目錄爲曲禮之

正經又白虎通引親屬記王度記三正記本命篇別名記風俗通引諡號記周禮夏官鄭注引王霸記蔡邕明堂論引太學志昭穆篇並在二戴記之外逸文也然大戴之有夏小正當是經文而雜於傳記管子之弟子職亦是經文而存於諸子又小戴中樂記不全今采周官呂覽史記新序白虎通等書補之可具周禮闕冬官大射禮鄭注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又國語有后稷農正司里之官可依其例補之孔子言史之闕文然今春秋則亦全經五經異義引春秋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此說左氏者之言非左傳也猶引公羊說非公羊傳也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王當作玉

說文引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此問玉之文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今文則闕沈約宋書樂志引爾雅釋樂與今本詳略不同當是以意增減或雜用注文趙岐孟子章句序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閎深論衡亦云孟子作性善之篇則性善一辯文二說孝經三爲政四泰漢人引孟子而不在七篇者皆外書之文今俗傳孟子外書則元以後人依託者也要之學官諸經聖人之法已備不必求之放失況其文子附會每多漢儒所以篤守師法以不誦絕之職此之由爾

孟子事蹟攷

一辨受業子思　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鄭康成說顏淵死伯魚尚未葬則亦卒於魯哀十三年蓋遺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喪皆門人所治以子思在繈葆也知子思年六十二嘗威烈王六年是年困於宋作中庸中庸為繼聖明道之書故以年著之與上文敘孔子大事必著年若干同例僞孔叢謂子思年十七作中庸者誤六十二非卒年也子思卒年不書史失之矣又十三年當威烈王十九年為魯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見子思尊禮之果子思年六十二安得至穆公時孟子之言反為失實矣又三十餘年當烈王

初季孟子就外傳受業子思辨見後　子思季約一百餘歲

古者大儒多享神明之壽如子夏伏生竇公之流子思之季亦爾也列女傳孟母篇云孟子之少也旣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此師事子思之事也史記孟荀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桉高誘淮南子氾論篇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此數語全本史記而無人字知王劭說是也風俗通窮通篇亦言孟子受業子思漢書董仲舒傳

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注師古曰言所學者但就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又按言門人者蓋子思年過耄期不能親授經如伏生年老使女傳言教朝錯又如康成師馬融僅從高足弟子受業而已則有人字亦通

一辨列傳遊齊梁之誤　史記孟荀列傳云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趙岐注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按趙

邠卿應仲遠並本史記以爲先齊後梁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季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季次季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即記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以問正是始見時口吻盡心孟子自范之齊按范爲漢東郡范縣其故城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爲自梁至齊要道以後如宣十一季當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見燕世家即孟子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之事說詳臧氏齊宣王取燕十城考齊湣王十季當燕王噲七季齊伐燕亦見燕世家即孟子公孫丑篇齊人伐燕及燕人畔之事說亦詳臧氏考二事去梁惠王時甚後而孟子書並記爲遊齊時事則列傳之說全不足憑也況太史公傳孟

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唯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斤斤傳孟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不必以事之先後為序也下又云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云云據魏齊二世家述騶衍至齊亦在至梁之後知此是隨文順記也又按梁惠王稱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趙注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據趙意以為使孟子先至梁則年未老不得有叟稱今攷戰國人君於遊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年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說見惠後

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耳孟子實未皓首也甚合當時情事趙注不可從

一辨孟子譜之誤　俗傳孟子譜云孟子於周烈王四季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季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季八十四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稱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猶在齊湣王十二季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前當赧王三季孟子季宜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

名則五十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倘無此隆禮安得以尊齒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季至赧王三季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之禮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以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能要令孟子仕但留其歸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季過七十之證又按齊宣王十九季當周顯王卅六季依俗譜孟子季四十是季有伐燕事王問孟子則已爲齊卿預軍國之議公孫丑夫子加齊卿相之問當在此

前而孟子已言吾四十不動心則此時已過四十矣以赧王三秊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安王二十年前後遊梁時四十六七歲遊齊時四十八九歲殆當在赧王二十秊後孟子秊九十餘矣以孟子書魯平公稱謚平公卒於赧王十九秊也齊湣王不稱謚湣王卒於赧王卅一秊也可推知孟子卒於赧王二十秊之後三十秊之前矣則生於烈王四秊之說全不可據也

過庭錄卷十一

十紀

史記索隱補三皇紀曰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注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然言十二頭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注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歷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

注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龍氏燧人氏注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羲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亾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千年翔鳳按三百已下至此並譌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

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𢌿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紀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閒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尙書序正義曰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援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閒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衞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禪

通九也疏仡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
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
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訖又伏羲前
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愼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
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
人在伏羲前
校今本廣雅云天地設闢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
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
提合雄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流訖其十紀之字
與司馬貞所引並誤當據書正義改之書正義引張
揖自燧人而下自開闢而訖則以燧人爲人皇也又

以伏羲在循蜚紀當並見廣雅今本不全矣廣雅所釋則本元命包乾鑿度諸書續漢書律志引蔡邕議云元命包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與廣雅同司馬貞引春秋緯作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者傳寫之誤書正義引廣雅分爲十紀下有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司馬貞作凡世七萬六百年廿誤世千誤百也蔡邕議又云光晃馮光陳晃曰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此光等肊改又與元命包不同要之十紀之說雖不見於經而秘說相仍其來甚古凡古史考帝王世紀竹書紀年之屬並祖襲於斯考遂古者宜討論以存

之
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
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
雲車出陽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
羽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桉此亦司馬貞所本班氏古今人表所敘當亦本此
五帝不同祖
謹桉曲禮正義曰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
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
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鄭元意則以伏犧女媧神
農爲三皇故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

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並與鄭不同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其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祭法正義曰春秋命秝序云炎帝號曰

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爲禹司馬遷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爲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

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裔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校鄭據秘書並不謂帝嚳產堯舜爲顓頊後故祭法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則四代禘郊祖宗不必皆所自出蓋配天之祭與五廟之法不同也詩生民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

高辛氏之世妃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三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按鄭以稷父為高辛氏後世在堯時為二王後是稷不與堯同父堯亦不出於高辛又商頌元鳥毛傳云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以易傳也是契無父而

生與帝嚳毛傳並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父而生乎又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曰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

堯知其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儒林傳褚少孫傳魯詩據異義此所引正是魯詩傳索隱以爲出詩緯故曰詩傳者非也詩生民正義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闕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

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梭鄭駮同褚少孫說原鄭之意以姜嫄爲高辛世妃於簡狄但云娀氏之女是不以契爲高辛子也然秘書散佚鄭說不全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犧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顓頊並感天而生與秘書說皆合下姓氏篇云探命厤之去就知二篇皆本命厤序也又梭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生黃帝炎帝賈子新書云炎帝者黃帝同父毋弟也此與帝繫爲一家之說

彼既以五帝同出一族則必謂三皇與五帝亦同一族矣太史公但據宰我問五帝故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云云以五帝德帝繫皆不言神農又與命秝序爲一家之說史記博采載籍異說並存勢難齊一且周秦百家言多託諸孔子所謂宰我問者亦百家之一而晉語乃傳者所述與命秝序諸書無可軒輊後之學者亦但求其當於理者而已蜀志秦宓傳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惜其文不載

河渠書補禹貢

史記之有河渠書補禹貢之闕也其文曰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

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桉禹貢不載廝渠之事葢子長取禹本紀補之漢書張騫傳當引禹本紀漢書溝洫志作釃二渠說文無廝字當以釃爲正漢書注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漯字當依說文作濕酈道元水經注二渠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以引其河据此則出貝丘者爲北瀆即王莽河葢

欲北載之高地則必釃二渠所以有二渠者以土疏易壅彼塞則通此此塞則通彼疏九河之義亦同無事則盡力乎溝洫而塞亦易通謂治河之法無時不盡乎人力也高地者不平之地非謂積高之地禹貢九河既道鄭注壅塞故通利之也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趙注疏通也瀹治也通治非人力不能苟非釃二渠則河不能北故作河渠書爲萬世治河之法焉

茅闕門

說苑至公篇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又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枝宣十二年左傳

前茅慮無杜注云茅明也楚茅門外車不得立則茅門
在庫門內可知諸侯三門在庫門內則爲雉門可知用休甯戴氏庫雉路之說定二年公羊傳何注云雉門公宮之南門言
茅門以公宮之前門取向明之義史記晉世家煬公作
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一作夷枚並非是此茅闕門亦與楚茅門同
禮記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
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此觀又名象魏春秋定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在雉門知茅闕門即是雉門
其闕即兩觀矣賈誼言太子過闕則下即此闕昭廿五年公羊傳昭公
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

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何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云禮說文魯作兩觀春秋不書則煬公之築茅闕門正始僭兩觀也子長記之以補春秋之義公羊昭廿五年疏云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之亦一證朱錫鬯謂茅闕門爲以茅作闕者非是

劉歆妄改魯世家年數

三統術見漢書律歷志云春秋殷歷皆已殷魯自周昭王已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已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子考公立世家即位四年煬公立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幽公即位十四年微公史記魯世家作魏公世本與三統作微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

年慎公史記作眞公三十年慎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元年庚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三統術以周公攝政七年後爲成王元年伯禽受封之歲至共和元年共二百七十六年然考史記魯世家作煬公六年校三統少五十四年獻公三十二年校三統少十八年共少七十二年後漢尚書令忠奏言歆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則世家年數皆歆私改又史記魯世家無伯禽年數不知歆復何自推爲四十二年且依三統自武王伐紂至赧王初年有八百十餘年而孟子去齊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除此七十二年乃合耳

魯世家悼公卽位三十七年卒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悼

公卽位三十年此徐氏改定之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翔鳳桉世家魯哀二十七年卒爲周定王元年癸酉帝王世紀以此定王爲貞定王六國表魯哀卒在定王二年世家據魯歷當得其寔世家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而周本紀六國表並在定王十六年世家十三恐是誤字又三統術引世家共公二十二年卒今本作廿一年平公二十年卒今本作三十二年並是今本誤字當校正太史公六國表序云史記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則六國表俱以秦記傅合中閒容有錯亂而魯世家獨與年表及列國世家異者以

有魯歷可據也漢書律歷志云三代旣沒五伯之末史官失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魯歷卽世家所據也

斷斷如也

說文斷字重文𠜵古文斷从卣卣古文叀字周書曰𠜵𠜵猗無他技上十四 案斷从斤从𢇍重𠜵字但說从叀之義並不及召召聲意俱無取葢仍从斤而寫者誤爲召耳卣亦是聲古音叀斷同部史記魯世家洙泗之閒齗齗如也集解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閒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旣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葢幼者

患苦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辨所以爲道衰也索隱
曰讀如論語誾誾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閒尙誾
誾如也鄒誕生亦音銀又作斷斷如尙書讀則斷斷是
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鰥反云齗齗是鬬爭
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恥少長之齗齗
是也今桉下文云至於揖讓之禮則從矣魯尙有揖讓
之風如論語音誾爲得之以上索隱桉桓寬鹽鐵論國病篇
云諸生誾誾爭鹽鐵說文誾和說而諍也是漢人解誾
誾並有爭義與徐廣解齗齗同又桉文選運命論誾誾
於洙泗之上注引史記曰洙泗之閒誾誾如也則史記
本亦有作誾誾者古音誾與專斷亦同部說文齗齗本

也無爭訓則書之斷斷史記之齗齗並以同聲叚借若依古文當作齗齗依今文當作誾誾異文而同義也

漢書劉向傳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也校齗當依古文从㠯㠯卽專字謂專以光祿勳爲不可也師古解齗齗爲忿嫉之意若以爲忿嫉則楊興不得謂上疑甚矣顏說非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斷斷以戰伐爲之盧校云斷斷本亦作齗齗

圯上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集解徐廣曰圯橋也東楚

謂之圯音怡索隱曰文穎曰汜水上橋也漢書注汜作沂誤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漢書注圯作汜亦非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桉此則史記圯上本亦作汜上圯是橋與從水之汜音同叚藉字雖從水訓亦爲橋故漢書張良傳圯上之圯從土汜下之汜從水音訓並同故兩字互見汜非水名爾雅窮瀆汜說文汜水别復入水也一曰汜窮瀆也从水巳聲又圯南楚謂橋爲圯从土巳聲知圯是正字汜爲叚籍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閒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

公於圯上郎此處梜橋之高處謂之圯上橋之低處謂之圯下圯下非水中也論衡檢符篇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圯訓橋而言圯橋猶他書言宮室也又紀妖篇云張良變姓名亾匿下邳常從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至墮其履泗下泗是水名不可言下當是汜之誤圯橋之圯从辰巳之巳讀頤亦讀祀與毀圮之圮从人己之己讀起者異

牢盆

平準書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集解如淳曰牢廪食也梜食字疑含字之訛古者名廩爲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蘇林云牢價直郎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曰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梜既言民自給

費則牢非廩食亦非弄雇直惟如淯以牢爲廩者近是葢牢是積鹽之廩盆是鬻鹽之器官與牢盆則鬻鹽多少有數不得私鬻出也